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

任慧編

民國時期
中國文學史
著作廿七種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任
慧
編

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作廿七種

第七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
保護計劃

• 成 果 •

第七冊目錄

中國文學史話

梁乙真著

上海元新書局一九三四年鉛印本

.....

中國多媒體文話

上海元新書局



梁乙真著

中國文學史話

上冊

上海元新書局出版

梁乙真著

中國文學史話

錢玄同署



中國文學史話序

乙真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話將要出版了，他令我給他作篇序。這本書是乙真先生近年的精心之作：材料搜集的豐富與得當，史實攷證的正確與縝密，流變審察的精細，文筆敘述的流利，批判的公允，理整的清楚，都令人十分的欽佩，我實在覺得沒有說話的餘地了。但是他很客氣的一定讓我寫幾句話，並且說他的書開頭就從詩經說起，對於中國文學的起源沒有談到，令我就這方面發表一點意見。我推辭不得，姑且就這一方面說幾句吧。

中國今日所見的最古而又可信的文學作品，自然不能不推詩經，但是在詩經以前，却也不是沒有文學。現在流傳的所謂「古逸詩」，雖然幾乎全不可信，不過在那時

代一定已有詩歌的產生，那是毫無疑問的。

近代的美學家，對於野蠻民族的藝術，有種種的研究，他們致察的結果，知道最古的文學，完全是功利的產物；原始文學皆以頌神、禱告、狩獵、戰爭、戀愛等與實生活有極密切關係的事作材料；文藝是遊戲，而遊戲原是勞動的產物，所以文藝也是勞動的產物；原始人是社會生活，在那時候即有再現他們生活的文藝。

在沒有文字，沒有歷史之前，便已經有了文學，這文學即是謠舞 (Tallal dance)。沈約說：「歌詠所興，自生民始」，這話極是。原始文學的謠舞，它是近於詩歌的一種有天籟之音而沒有文字的文體。上古時候，先有語言，然後有文字；先有聲音，然後有點畫；先有謠舞，然後有詩歌。古人言詞簡質，不能充分的表現自己的感情，於是便借助於音樂動作以輔之，而構成了謠舞。我們可以說詩歌音樂與舞蹈，在原始狀態中是三位一體的。呂氏春秋古樂篇說：「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」，葛天氏的有無，雖難斷言，但是在沒有文字之前却可以有「操牛尾投足以歌八

閨」的事。甲骨文舞字作，象人執犛牛尾而舞之形，亦足證呂氏春秋之話，並非向壁虛造。葛天氏之歌，就是初民的詩歌、音樂、與舞蹈相混合的謠舞。毛詩大序說：

詩者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

這幾句話把詩歌與音樂舞蹈同源之理，說得極爲清楚而精當。「詩」「歌」，「歌」「舞」並言，亦足證三者的關係。在西洋這一類的研究更爲縝密，麥更西 (A. S. Mackenzie) 在文學的進化一書中說是跳舞、音樂、詩歌是原始藝術的三位一體。他說，人類走進團體情熱的旋渦中，決不會靜默安坐，自然就會跳起舞來。這種跳舞，大概是模倣；隨後唱一種沒有詞句的歌來合這跳舞。這種歌是混沌的人類叫聲的有調和的聲音。然而這時跳舞的歌，雖然可以說是調和，也許還沒有所謂節奏，歌裏的詞句，也許沒有什麼意味的；可是這種歌却有他自己的意義——便是 Rhythm 的力。音樂跳舞和詩歌，是象徵狩獵蠻族行祭禮時的喜悅的三位一體。然而他們的所謂音樂

，也不過是羣衆所放的無調子的噪聲和兩條棒互相叩出的音；所謂跳舞，在我們文明人看來，是粗暴的亂跳；所謂詩歌，等於沒有什麼意義的辭句。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係，這種敲棒的聲音，亂跳，和那抑揚的詞句，調子一致起來，發生的效果，比這三物合計起來的效果更大。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莫爾頓 (Morton) 在近代文學之研究中也說，原始的文學是語詞 (Speech) 音樂 (Music) 動作 (Action) 混合而成的謠舞。一切文學，無不導源於此。「描寫」和「表演」，「詩」和「散文」，是文體的四個主要點，他們如羅盤上的四大點，代表文學活動所能進行的四個方向。文學自以謠舞爲出發點漸漸發達，便向着這四個方向運動，結果產生了一切文體所由組成的史詩、抒情詩、戲劇、歷史、哲學、演說六種元素。其他學者這類的話還多，也無須詳引了。

謠舞與詩歌本無大別，不過謠舞的工具是語言，而詩歌的工具是文字；謠舞的內容幼稚，而詩歌的內容則較爲成熟。由謠舞漸漸的發展，慢慢的分析，動作與音樂以次脫離，於是進一步而成爲韻文的詩歌。至於散文的產生則較晚。它的原因大概有三

點：

一·韻文有節拍可伴着生產動作——波格達諾夫 (Bogdanov) 在新藝術論中說：「當衆人在勞動的時候，歌詞可以聯合勞動者的努力，給他們一種和諧，一種節奏的規則與符合。因此歌可以組織集合的努力。它在今日也還保留着這同樣的意義」。又如蒲力汗諾夫 (Plekhanov) 在藝術論中說，詩歌是生產活動中的產物，在原始民族，都是一面工作一面歌唱。巴東 (Burton) 說，「非洲划船的人合着自己槳的運動的拍子而唱，挑担夫一面走一面歌，主婦在家一面舂米一面歌唱」。加沙理斯 (Gassler) 研究巴斯特的人說：「這一族的婦女們兩手戴着一動就響的金屬手釧。她們屢屢齊集一處，以手推水車碾麥，而使與釧所發的韻律響聲精確一致的唱歌，合着自己的手之有規則的運動；同種族的男子當鞣皮之時，發我所不能解的怪聲，合着他一舉一動的拍子」。

波格達諾夫及蒲力汗諾夫書中的話是可信的。原始藝術與勞動是不可分離的，而

有節奏的韻文，既可減輕勞動者的疲勞，復可聯合勞動者的動作。碼頭上的搬運夫聚在一起運重大的東西，建築房屋時工人之用石頭打房基，他們都發出些喊聲而動作，便是爲此。洗衣婦唱着一首有韻律的歌而工作，左拉引在他的地下酒店 (L'Assommoir) 中：

嘖！嘖！馬爾戈在洗頭，

嘖！嘖！揮着洗衣棒，

嘖！嘖！要洗淨他的心窩，

嘖！嘖！他是染黑了悲傷……

這類伴着勞動的歌，是任何地方都有的吧。

二·韻文利於抒情——上面引毛詩大序的話，已經把爲什麼要永歌的原因說明了，現在我們再引朱熹詩集傳序的話來看，他說：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

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；此詩之所以作也。

朱熹這幾句話把韻文不能不產生的原因說得很清楚了，抒寫感情，用散文難以盡行達出，一定要賴有音響節奏的韻語。

三·韻文便於記誦——荒古還沒有文字的時候，人們創造的「口頭文學」，也就無法記載，因此不能不取韻文的形式，以便傳播朗誦和記憶。章太炎正名雜議云：「古者文學未興，口耳之傳，漸則忘失，綴以韻文，斯使吟詠而易記憶」。其實不特沒有文字的時候如此，便在有了簡策之後也還是這樣，阮元文言說云：

古以簡策傳事者少，以口舌傳事者多；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治事者多。同爲一言，轉相告語，必有錯誤。是必寡其詞，協其音以文其言，使人易於記誦，無能增改。……要使遠近易誦，古今易傳。

這話很是不錯，在古代人事簡單，印刷術不發達的時候，韻文的勢力確是很大的

。近代以來，人事繁雜，印刷術進步了，文學的趨勢也就由韻文而變為散文了。

如上所云，原始的文學是謠舞，進一步纔變而為詩，然後乃有散文，這是世界各民族文學史上的通例。但是我們翻閱東西的文學史，如印度最古的文學吠陀（Veda）及馬哈巴拉太（Mahabharata），希臘最古的文學伊里亞特（Iliad）及奧德賽（Odyssey）都是韻文；而中國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詩，如標題所示，最早也不過商人的商頌（商頌的時代還有問題，近人多從史記宋世家及韓詩章句之說，定為宋人作。）商代以前的虞夏，却有虞書夏書。這彷彿是散文早於韻文了。實則虞書諸篇，既云「曰若稽古」，則堯典等篇之寫定，恐怕離堯舜的時代已經很遠，而非虞史夏史之筆了。何況尚書中的文字，不只為後人所追記，且雜有偽作，更不足據了。而詩經之前，却必早有詩歌。

前面說過，原始的文體是謠舞，謠舞包括語詞、音樂、舞蹈三種要素。中國的音樂與舞蹈，上古已很發達：據先秦子書、禮記明堂位、孝經鉤命訣、及世本作篇等書

的記載，伏羲神農並作樂器，且立樂名。又據楚語所云，在少皞之前，便已經有了人神之間的交際者的巫與覡，及少皞之衰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，於是夫人作享，家爲巫史。說文解字說巫能以舞降神，足見有巫的時候一定有舞了。且自尚書詩經禮記周禮等書，亦可想見上古時候的歌舞之盛。不過這些記載，有的出於後人追記，有的是推測之辭，有的書即僞作，自然未必完全可信，我們可以不去管他。但是從近年在殷虛發現的甲骨文看來，可知至少商代的樂舞已經很發達了，因爲樂舞兩個字在甲骨文中時常遇到。樂字作𪛗，以絲附木上，琴瑟之象也。此外還有鼗鼓鼗等樂器，足證商代音樂之盛。舞字作𪛗，象人兩手執牛尾而舞之形，甲骨文中且有幾種舞，又足證商代舞蹈之盛。原始時代的謠舞，是語詞、音樂、舞蹈互相溶合在一塊兒的，在沒有文字的野蠻民族即已有之，殷商既有文字，從那文字中看來，知道彼時的文明已經有了相當的程度；並且那時的樂舞已盛，似乎已有遠源；那麼彼時必有許多的詩歌，那是沒有問題的。惜乎古代典籍皆爲史職所掌，流傳不廣，易於湮滅，以